



憶列寧

人民出版社

憶 列 寧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出版者說明

本書各篇譯文，經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著作編譯局根據原文作了一次校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 И. ЛЕНИ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 1954

根據蘇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一九五四年俄文版譯出

憶 列 寧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790·787×1092 $\frac{1}{32}$ ·3 $\frac{1}{2}$ 印張·65,000字

一九五五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數：10,001—24,000 定價：(C.C.)32元

目 錄

關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	格·馬·克爾日札諾夫斯基	3
難忘的會見……	策·薩·傑里克遜-波布羅茨卡婭	34
列寧和編輯工作……	維·阿·卡爾賓斯基	63
列寧在巴黎……	謝·伊·果普涅爾	84
導師和朋友……	葉·德·斯塔索娃	91
我們英明的領袖……	格·伊·彼得羅夫斯基	98
“三山”工廠的工人談他們和列寧會面的情形		104

關於弗拉基米爾·伊里奇

格·馬·克爾日札諾夫斯基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世的時候，我們這些很幸運的能夠接近他的人最感到愉快的就是談論他，因為我們那時和他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當然會比別人更早地了解 and 感覺到同我們一起工作的是個什麼樣的人。但是，這個人所特有的高度謙虛却不允許我們在當時談論他。

現在，當大家都知道他和極廣大的人民羣衆有着非常牢固的聯系的時候，當全世界都在談論他的時候，我們却感到很難談論他，這是由於另外一種原因：我們怎麼也不能想像他永遠離開了我們。

現在，當然許許多多的人都很清楚，我們失去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是失去一個對千百萬勞動羣衆非常親近的人，失去一個具有非常傑出的天才而又經歷過一條偉大的歷史道路的人。他經歷的這條歷史道路的偉大意義是不容爭辯的，正如我國至今還沒有過能和他相比的人物這一事實的不容爭辯一樣。

然而，要探索這個人的天才的秘密，找出他個性的基本

特徵，從而真實地表達出使他遠遠超過我們大家的那些特點，是不很容易的。

人類歷史上常常出現像燈塔一樣給別人照耀道路的人，我們把這種人叫做天才，可是要解釋這些人的天才我們却往往感到無能為力。我們來想一想，究竟人們是怎樣形容一個天才的呢。

例如，有這樣的定義：天才，這就是許多優良的品質在一個人的性格裏的異常成功的積累。天才，這就是量變轉為質變的鮮明例證。看吧，我們面前不過是一個優秀的有能力有才幹的人；只要再加上某種數量不多但是對這些品質的配合却是舉足輕重的東西，那末，我們面前的這個人，就已經不僅是一個有才幹的人，而且是一個天才了。但是說得這樣籠統，就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在這裏你們找不出任何對於天才的祕密的解答。

也有這樣的定義：天才，這就是一種特殊的勞動能力，這幾乎總是由大量的集中的勞動精力產生的。然而，我們立刻可以想到我們知道許多偉大的勞動者，他們和這種天才毫無共同之處。看來只好承認，“給天才下個一般的定義”這個題目就出得不好，只有在很具體的情況下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且我們對不同的人會找到完全不同的答案。

如果這樣提出問題，那就必須承認，想完滿地刻劃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樣的巨人，是特別困難的。我並不算解決這個問題，只是想提供一些材料。要解決這個問題

是很艱鉅的：“顯然，時代是會把尚未畫好的肖像畫好的”。乍看起來，他並不使人敬佩。但是請回味一下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不同的特點的說法吧。如果說，無產階級運動的本質消除了這些革命的主角即人民羣衆的行動中的虛有其表和華而不實的毛病，如果說這一點是正確的，那末，我們是否可以依此推論那些作為無產階級真正領袖的偉大歷史人物也含有特別的所謂純樸呢？不管怎樣，沒有那種堂皇的外表，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特點。

我們就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純樸的、謙遜的外表說起吧。他個子不高，穿着普通上衣，在任何工廠區都很難被人家看出來。一副討人喜歡的黑黑的面孔，帶點東方色調，這幾句話就幾乎把他的外貌都說完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穿上粗呢外衣，也很容易消失在伏爾加河流域的農民羣衆中，——他的外貌就有一種像是直接來自人民底層、和他們血肉相連的東西。但是只要瞧一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眼睛，那雙不尋常的、深邃的、充滿內在精力的深褐色的眼睛，你立刻可以感到，在你面前的決不是一個平常的人。只要再稍爲細看他一下，你從他那樸實外表得來的最初印象就馬上消失，隨之而來的就是你對他的特殊天賦的印象，這種印象是你從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許多肖像中都不能得到的。有一個著名的法國雕刻家很有道理，他大概並沒有預感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以後的歷史性的活動，但對他前額的出色的輪廓却特別驚奇，特別讚賞，因此在巴黎時，差不多是死釘住他，懇求塑他的頭像，照這位藝術家的看法，他

的頭具有特別的內在的美。他發現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前額的輪廓和古代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的雕像非常相似。

然而更有力地表現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精神本質的並不是他的外貌，而是他和別人的交往。我常常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起到那些從來不認識他的人們中間去，我總是預先就猜到會有這樣的事：不管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出現在什麼地方，出現在什麼人中間，只要他是來談談重要的問題，那就可以預料到他立刻會成為人所注目的中心。他從來不大喊大叫或誇誇其談，但他所說的一切，是這樣有力而豐富，這樣中肯而動聽，因此大家很容易發覺，能這樣講話的人，一定有了不起的天賦。

人們回憶起列·尼·托爾斯泰，有時特別提到，托爾斯泰在必要的時候，就說起漂亮的英語和法語來，使那些冒昧想同他親近的對話者們感到他和這類俗物之間有着一道鴻溝。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說英語，也不說法語，但却具有類似的，而且更勝一籌的稟賦。對於自己真正的朋友，對於那些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獻給無產階級政黨的工作者，他永遠是忠實的友人和關切的同志。而對於一切的庸俗和市儈習氣，對於一切跟死氣沉沉的環境妥協的行為（不管這種妥協是用什麼花樣掩飾的），他總是毫不容情的敵人。只要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來，也看不出他費什麼氣力，就會造成一種特別純潔的興高采烈的氣氛，只要他一在場，任何東拉西扯、廢話連篇、尤其是下流口吻，就顯然不對頭了。

他那乍看起來，也僅僅是乍看起來才很平常的外貌，顯

露着特別的內在美，因而是非常吸引人的。他的詞彙雖然簡樸，但一說出來就立刻顯出從他智慧裏產生的集中的和非凡的力量。這當然只是描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天才的一二筆觸。他具有極大的勞動能力，多方面的才能（難怪他一連幾年都是中學的頭一名學生），還有巨大的潛在力量，這也是毫無疑問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傳記一再提到他的身體健壯，談到這裏不免有點奇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不算魁梧的身材，和我們通常對強健的了解似乎不合。但是事實的確是這樣：在這個不高的結實的身體裏像泉水一般湧現出的不僅是精神的力量，而且是健壯的生理正常的人的生命力。我回憶起西伯利亞流放時期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一次談話，我把當時很有名的外科醫生彼里羅特對健康所下的定義講給他聽，按照醫生的說法，一個人的健康就在於他的感情活動表現得很鮮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這個定義非常滿意。

“就是這樣，”他說，“一個健康的人想吃東西，他就真正想吃，想睡覺，他就不會講究是否要睡軟床，他要憎恨，也就會真正憎恨……”那時我凝視着他紅潤的雙頰，炯炯發光的深褐色眼睛，心裏想，你正是這種健康人的絕妙範例。

然而人生的途徑是短促的。因此在青春的早期就已經大體上確定了自己的志趣和目標的人是很幸福的。難道生活的幸運一般說來不就是在這裏嗎？如果是這樣，那末，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是十二分幸運的。他曾對我說過，他在中學五年級，就已跟一切宗教事情一刀兩斷，把十字架從

脖子上摘下來，扔到垃圾堆裏去了。而我初次看到他時，他還年輕，才二十三歲，雖然還不很老練，但已經十分清楚地顯露出他是一個堅如磐石的人，一個以後要在全世界面前表現出自己內在的完整的非凡力量的人。

我的腦海中浮現出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彼得堡和彼得堡大學生革命小組的景象。我打算舉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彼得堡的初期活動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傑出青年的志向。我覺得，他那非凡個性的特殊素質，那種使天資極好、精力充沛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楊諾夫成為天才的列寧的特殊素質，在當時就已經相當明顯了。我們認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學說對勞動人民來說是最偉大最重要的一門科學。這門科學是了解最重要的事物的一把鑰匙：它指出應當怎樣生活、怎樣鬥爭才可以改變生活、改造生活，使生活從人反對人的鬥爭中解放出來，變成人們間和諧、快樂、親如手足的制度。正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給勞動人民準備好了强有力的鬥爭工具去實現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艱苦過渡。然而西歐的政治情況是這樣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階級鬥爭的戰綫比較沉寂。不錯，恩格斯說過，在這些緩慢進化的年頭，德國社會民主黨吃得紅光滿面，但是，像馬克思恩格斯這樣的創造未來的巨匠所鑄造的珍貴武器，也就因為這個社會民主黨幹的好事，而被放到“合法反對派”無用的武庫中積壓起來了。

於是在我們北方的平原上，出現了一個不平凡的人，這個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天才的馬克思所創造的武器

的威力。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應當是一個革命家。他勇猛地衝進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武庫，從牆上摘下了盔甲，打開了門窗，敲響了警鐘，把千百萬勞動人民召集到自己身邊，用馬克思的武器把他們武裝起來，去同資本主義及其奴僕作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個人就是烏里楊諾夫—列寧。

最好的政策是原則性的政策。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用馬克思學說的指導原則很好地武裝起來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

但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還必須具有特別的感覺，這種感覺就叫做對現實的嗅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俄國三次革命時期中的活動，向我們清楚地表明了最能深入現實和了解現實的崇高榜樣。

一八八九年，我還是一個尚未成熟的十七歲的少年。我來到彼得堡，在彼得堡工藝學院學習。第二年，我參加了大學生的左翼。我回憶起那時我和我的新同學們都懷抱着一種說不出來的強烈的“破釜沉舟”的願望，換句話說，就是要和曾經培育了我們這些來自各方的人的庸俗環境一刀兩斷。一條條的溪流，通過不同的途徑這樣或那樣地把我們同我們的回憶溝通起來，我們回想起了那些光榮經歷過“輝煌的和崇高的道路”的英雄革命家們在這座城市裏所進行的鬥爭。“同時代人”雜誌和“祖國紀事”雜誌的古老的篇章介紹給我們的六十年代平民知識分子最初的探討，薩爾梯柯夫—謝德林的揭露性的言語，米海洛夫斯基的政論中愛自由的華麗詞藻，拉甫羅夫的深奧難懂的說教，土地自由派

和民意派出版的各種小冊子，以及“勞動解放社”作品中那種恰和我們青春同時出現的令人驚奇的鐘聲，——這就是我們從不定型的愛民者變成定型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通過的學術鎖鍊上的各個環節。馬克思的偉大創作——“資本論”就像一座峭壁，巍峨地聳立在路轉峯迴的地方……

我們鑽研這本書的時候，才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腳踏實地了，並且找到批判各式各樣的民粹主義的根據，不管它是用什麼樣的革命色彩掩蓋着的。不久在我們這個多半是工藝學院學生組成的小組裏就對馬克思產生了一種特殊的崇拜心情^①。

遇到新來的人，我們首先要打聽他們對馬克思的態度如何。拿我個人來說吧，我當時滿以為一個人如果沒有精讀過兩三遍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就永遠不會有什麼出息……糟糕的是，我們不僅對大學生提出了這樣的要求，而且對那些工人，即我們那時盡力設法和他們保持經常聯繫並把他們組成固定的宣傳小組的工人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想起我們怎樣用“資本論”第一章的“上衣”和“麻布”去折磨我們的第一批來自工人階級的朋友時，我至今仍感到良心的責備。我們的革命工人小組還要擔負文化性質的工作，這也是因為當時先進工人對精神食糧的要求特別強烈的緣故。

① 參加這個小組的有：斯·伊·拉德琴柯、格·勃·克拉辛、安·亞·瓦涅也夫、維·維·斯塔爾柯夫、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彼·庫·查波羅熱茨、姆·阿·西里文、姆·克·納茲瓦諾夫、茲·普·涅甫佐羅娃、斯·普·涅甫佐羅娃、阿·阿·雅庫波娃及其他等人。——格·馬。

一八九三年秋天，烏里楊諾夫到了我們那裏，他的出現真可以比得上一場衝破了沉悶的雷雨。從那一刻起，我們的新生活開始了。一八九三年秋天，我暑期下廠實習歸來，發現我們的小組處在一種空前未有的活躍氣氛裏，這是因為我們的新朋友，來自伏爾加河畔的弗拉基米爾·烏里楊諾夫在很短時期內就成了我們組織裏的中心人物。他是亞歷山大·伊里奇·烏里楊諾夫的弟弟，亞歷山大·伊里奇是一八八七年被處死的最後幾個光榮民意黨人中的一個。這一點為我們友愛地接待他造成了最良好的前提……我回顧過去，想起那時二十三歲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形象，他的形象的特點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他的心地純潔，熱情洋溢。這種熱情和他經常準備樹立功勳和始終如一的自我犧牲精神是一致的。也許這直接來自他的家庭悲劇，來自他哥哥的英勇形象，這就使他有着和我們不同的、與過去英勇的革命鬥爭傳統的聯系。然而我們這些有點書獃子氣的馬克思主義者更加佩服的，是他那種掌握馬克思的武器的驚人本領和簡直是少有的、從第一手統計資料得來的國內經濟情況的知識。

我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初次見面是在茲·普·涅甫佐羅娃的寓所裏，當時他給我們小組做了“關於市場”的報告。在這個報告裏，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獨到地運用了豐富的統計數字作為具體例證，這使我非常滿意。我看到馬克思主義是認識我們本國經濟的强有力的工具。小組的某些組員對這樣具體地處理這種理論性的問題，例如為日益

發展的資本主義建立市場的問題，甚至大吃一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應用俄國經濟發展的材料，駁倒了他們關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一切混亂的、牽強附會的解釋。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額頭很高，又很博學，我們就給他起了個“老頭子”的外號，這個外號跟他年輕活潑的性格和源源不絕的青春活力實在太不相稱了。然而這個青年人運用自如的淵博學識，他處理重大問題和對待各色人物的特殊能耐和批判技巧，善於和工人相處的本領（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克魯普斯卡婭說得很對，他不是用傲慢的教師的態度對待工人，而首先是做工人的朋友和同志），——這一切都使他擺脫不了我們給他起的外號。和這個獨特的“老頭子”相識幾個月以後，這個人在場時，或和他促膝談心時，我就會覺得生活特別充實。他一走，生活也好像立刻褪了色，思想也就隨他飛走了……

和我們搞熟以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立刻着手把我們的秩序革命化。他首先要求從個別優秀工人組成的小組的“埋頭”的學習，過渡到去影響彼得堡比較廣泛的無產階級羣衆，也就是從宣傳過渡到鼓動。爲此，他把彼得堡所有的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統一起來組成了一個“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

從一八九四年冬天開始，彼得堡的特務警察機構不得不更大規模地和“令人憤慨的”“鞋底報”打交道了。它們雖然是很粗糙的用膠印的，但偏偏從這時起，它們已在彼得堡主要工廠的牆壁上非常引人注目地出現了。我們根據和工

人談話所得的材料，編寫成傳單，盡力從日常的需要出發，盡力從某個工廠的具體情況出發，並且儘快地轉到政治性的口號上去，這些口號顯然是由於沙皇政府阻撓工人爭取純粹經濟福利而產生的。飛行集會、每年的“五一”集會以及定期機關刊物的創立——這就是從鼓動口號所要實現的任務中自然產生出來的措施。我們當然知道，即使通過宣傳性質的小組和工人們來往，也不可避免要使我們這些發起人在和老奸巨猾的警察機構（那時“官方的”彼得堡就是警察機構的化身）作力量懸殊的戰鬥中遭受損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叫我們去進行鼓動，推動我們和工人羣衆建立了更廣泛的聯系，當然，這樣一來危險就更大了，所以可以預測，逮捕和監禁就像是難逃的劫運一樣。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非難我們在私人關係中的那種知識分子的散漫性，他確是有道理的。我們這些人常常你來我往，並不是要辦什麼正經事，只不過是想“開開心”，這顯然是錯誤的，此外，那時我們保密的方法也是極端幼稚的。

一八九五年，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得了一場很重的肺炎，他不得不到國外去休養一個時期。然而，這次出國的主要目的，還是和“勞動解放社”建立直接聯系。你們很容易想像到這次出國對我們有多麼重大的意義，我們又是多麼難耐地等待着他的歸來。終於盼到了那一天，我們的“老頭子”像水銀似地靈活而敏捷，又回到我們中間了。他生動地給我們講述了他對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的印象。然而我記得更清楚的是他關於和巴黎無產階級見面

時的描述。法國工運工作者的一般文化水平、敏銳的感受力、同志般的交往，用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話來說，這些正是最能與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們的意願自然聯系起來的那種人的品質。正是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普列漢諾夫給司徒盧威（這個人後來很出名了）的信，曾提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次出國的情形。信裏報道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給“勞動解放社”的人的印象。格·瓦·普列漢諾夫在信裏寫道，他在國外這許多年，俄國有許多人到他那裏去過，可是，可以說他對任何人都沒有抱過像對年輕的烏里楊諾夫那麼大的希望。據我所記得的，他在這封信裏也提到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驚人的淵博學識，他的革命世界觀的完整性和像不斷迸湧的泉水一樣的精力。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次到國外去，決不是沒有實際目的的。從這時起，我們和“勞動解放社”取得了直接聯系，當然我們藉此立刻擴大了我們在俄國的朋友的圈子。在那個時期，我們已經和下新城、莫斯科、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維里諾和伏爾加河流域一些城市的社會民主主義小組接近起來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還給我們帶來一個海外禮物，也使我們非常高興：他利用雙底皮箱帶了一部國外剛剛開始使用的油印機來。這部油印機後來替彼得堡無產階級的啓蒙事業出了不少力氣。

作為一個寫作者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這個時候也寫了很多的東西，他用圓潤細小的筆跡，很快就能寫滿了一些厚厚的練習簿，在這上面，當時民粹派的可憐的“英雄們”